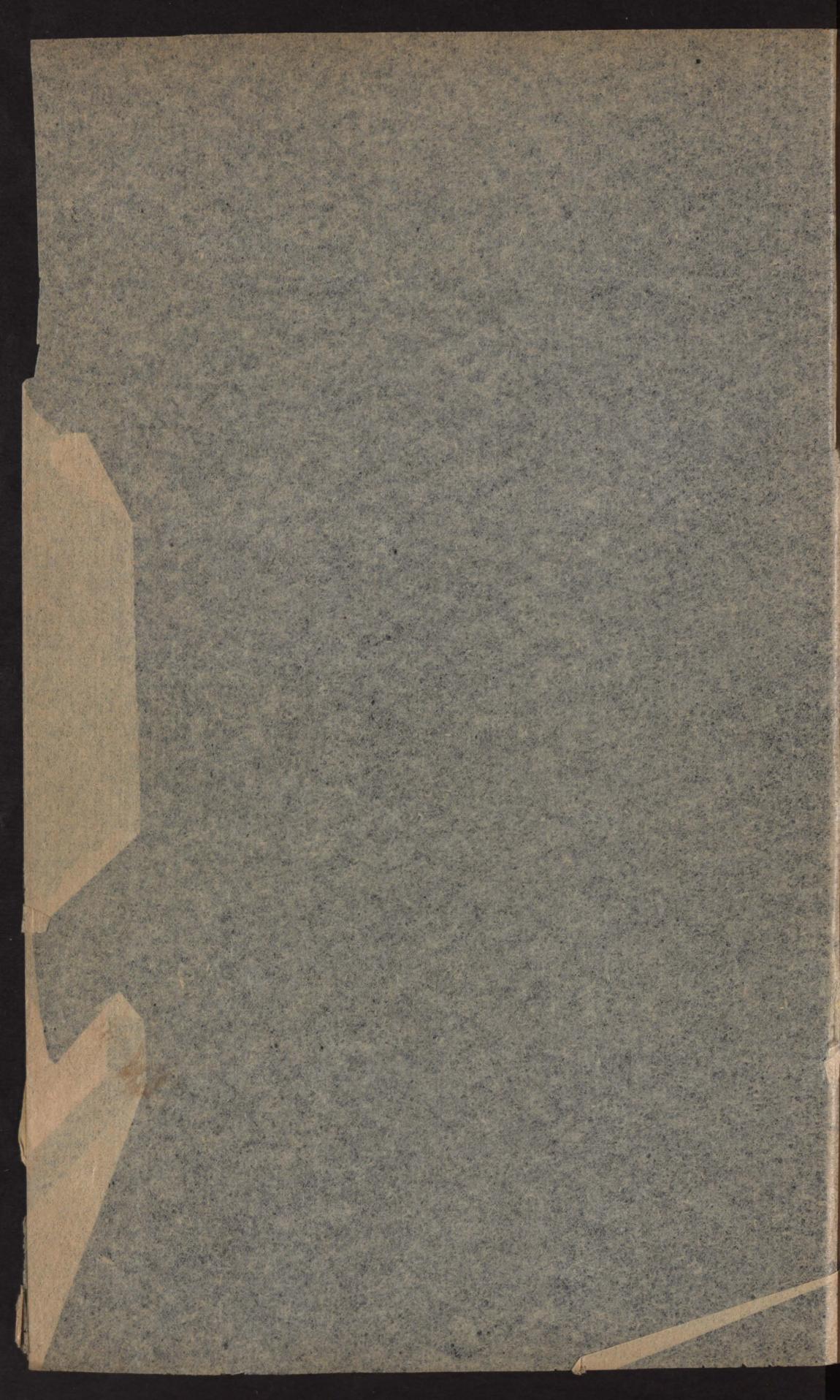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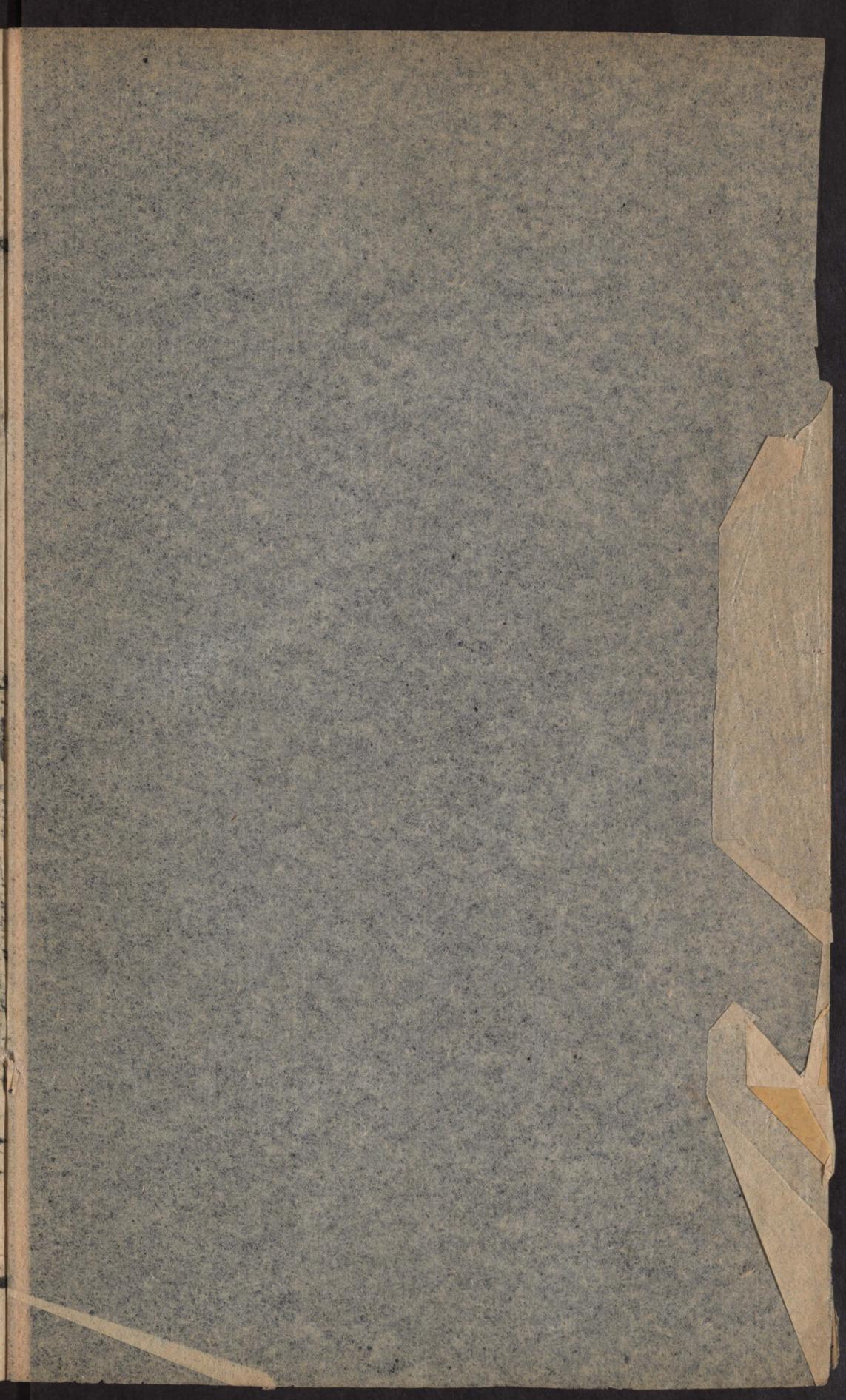


1

8° P.O.T. 544 (1

W





卷之三

詩一

詩二

詩三

詩四

詩五

彭城張竹坡批點

第一奇書

金瓶梅

姑蘇原板

叙

金瓶一書傳為鳳洲門人之作  
也或云即鳳洲手稿之譜

一百回內其細鍼密線每令人觀  
者望洋而嘆今經張子竹坡



一批不特瞧出作者金錢之細

蕙使其粉膩香濃孤窮秦

鏡怪窘溫犀無不洞鑒原

形的是渾一蠶異舊手而生

之者信乎為鳳洲作無疑

也。然後知豔異而滛，叹其異。

而不顯其艷。金瓶石艷以其實。

不累則止。覽其搖枝懸鑑。

燭辱遂使雪月風花瓶。

罄篋梳陳。蓋彌葉諸精。

霸茅物粒精逞慾以欺世  
於

數百年間一旦潛形無地  
峰

蝶苗名杏梅爭色竹坡其

碧眼胡爭向羨殊空教人

生憮惄畏悵心今後看官賭

西門慶等各色刃物美影行

間能不憮惄能不畏惧乎其

視金蓮半作嬖屣觀矣不

將作者解願而謝覺今天下

失一金瓶梅添一蠶異編豈

星

不外奇

首

康熙歲次乙亥清明中浣

秦中覺天者謝頤題於

臯鶴堂

一此書非有意刊行偶因一時文興借此一試目力且成于十數天內又非十年精思故內中其大段結束猜意悉照作者至于鎖碎處未暇請教當世幸暫量之一水滸傳聖嘆批處大抵皆腹中小批居多予書刊數十回後或以此爲言予笑曰水滸是現成大段畢具的文字如一百八人各有一傳雖有穿插實次第分明故聖嘆止批其字句也若金瓶乃隱大段精采于鎖碎之中止分別字句細心者皆可爲而反失其大段精采也然我後數十回內亦隨手補入小批是故欲知文字綱領者看上半部欲隨目成趣知文字細密者看下半部

亦何不可

一此書卷數浩繁偶爾批成適有王便隨刊呈世其內  
或圈點不齊或一二訛字目力不到者尙容細政祈讀  
時量之

一金瓶行世已久予喜其文之整密偶爲當世同筆墨  
者閉中解頤作金瓶者或有所指予則並無寓諷設有  
此心

天地君親其共慨之

臯鶴堂批評第一奇書金瓶梅

竹坡閒話

金瓶梅何爲而有此書也哉。曰此仁人志士孝子悌弟不得於時上不能問諸天下不能告諸人悲憤嗚咽而作穢言以泄其憤也雖然上既不可問諸天下亦不能告諸人雖作穢言以醜其讐而吾所謂悲憤嗚咽者未嘗便慊然于心解颐而自快也夫終不能一暢吾志是其言愈毒而心愈悲所謂含酸抱阮以此固知玉樓一人作者之自喻也然其言旣不能以泄吾憤而終于含酸抱阮作者何以又必有言哉。曰作者固仁人也志士也孝子悌弟也欲無言而吾親

之仇也。吾何如以處之。欲無言。而又吾兄之仇也。吾  
何如以處之。且也爲仇于吾天下萬世也。吾又何如  
以公論之。是吾旣不能上告天子。以申其隱。又不能  
下告士師。以求其平。且不能得急切應手之荆棘。以  
濟乃事。則吾將止於無可如何而已哉。止於無可如  
何而已。亦大傷仁人志士孝子悌弟之心矣。展轉以  
思。惟此不律。可以少泄吾憤。是用借西門氏以發之。  
雖然。我何以知作者必仁人志士孝子悌弟哉。我見  
作者之以孝。骨結也。磨鏡一回。皆蓼莪遺意。啾啾之  
聲。刺人心骨。此其所以爲孝子也。至其以十兄弟對  
峙。一親哥嫂。末復以二搆鬼爲緩急相需之人。甚矣。

殺狗記無此親切也。聞嘗論之。天下最真者莫若倫常。最假者莫若財色。然而倫常之中如君臣朋友夫婦可合而成。若夫父子兄弟如水同源如木同本流分枝引莫不天成。乃竟有假父假子假兄假弟之輩。噫此而可假孰不可假。將富貴而假者可真貧賤而真者亦假富貴。熟也。熟則無不真。貧賤冷也。冷則無不假。不謂冷熱二字顛倒真假一至于此。然而冷熱亦無定矣。今日冷而明日熱。則今日真者假而明日假者真矣。今日熱而明日冷。則今日之真者悉爲明日之假者矣。悲夫。本以嗜慾故。遂迷財色。因財色故遂成冷熱。因冷熱故。遂亂真假。因彼之假者欲肆其

趙承使我之真者。皆遭其荼毒。所以此書獨罪財色也。嗟嗟。假者一人死而百人來。真者一或傷而百難贖。世卽有假聚爲樂者。亦何必生死人之真骨肉以爲樂也哉。作者不幸。身遭其難。吐之不能。吞之不可。搔扒不得。悲號無益。借此以自泄其志。可悲其心可憫矣。故其開卷。卽以冷熱爲言。煞末又以真假爲言。其中假父子矣。無何而有假母女。假兄弟矣。無何而有假弟妹。假夫妻矣。無何而有假外室。假親戚矣。無何而有假孝子。滿前役役營營。無非於假景中提傀儡。噫。識其假。則可任其冷熱。守其真。則可樂吾孝弟。然而吾之親父子已荼毒矣。則奈何。吾之親手足已

飄零矣。則奈何。上誤吾之君。下辱吾之友。且殃及吾  
 之同類。則奈何。是使吾欲孝而已爲不孝之人。欲弟  
 而已爲不弟之人。欲忠欲信而已放逐。讒間於吾君。  
 吾友之側。日夜咄咄。仰天太息。吾何辜而遭此也哉。  
 曰。以彼之以假相聚故也。噫嘻。彼亦知彼之所以爲  
 假者。亦冷熱中事乎。假子之于于假父也。以熱故也。  
 假弟。假女。假友。皆以熱故也。彼熱者。蓋亦不知浮雲  
 之有聚散也。未幾而冰山頽矣。未幾而闕閣朽矣。當  
 世驅已之假。以殘人之真者。不瞬息而已之真者。亦  
 飄泊無依。所爲假者。安在哉。彼于此時。應悔向日爲  
 假所誤。然而人之真者。已生二百年。彼留假傀儡人

則有真怨恨。怨恨深而不能吐。日釀一日。蒼蒼高天。  
茫茫碧海。吾何日而能忘也哉。眼淚洗面。椎心泣血。  
卽百割此仇。何益于事。是此等酸法。一時一刻。釀成  
千百萬年。死而有知。皆不能壞。此所以正樓彈阮來。  
愛姐抱阮去。千秋萬歲。此恨綿綿無絕期矣。故用善  
淨以解冤。偈結之。夫冤甚于不可解之時。轉而求其  
解。則此一刻之酸。當何如舍耶。是憤已百二十分。酸  
又百二十分。不作金瓶梅。又何得消遣哉。甚矣。仁人  
志士。孝子悌弟。上不能告諸天下。不能告諸人。悲憤  
嗚咽。而作穢言。以泄其憤。自云含酸。不是撒漫懷七  
囊錘。以報其人。是亦一舉。及作者固自有志。恥作荆

聶寓復仇之義于百回微言之中。誰謂刀筆之利不  
殺人于千古哉。此所以有金瓶梅也。然則金瓶梅我  
丈何以批之也哉。我喜其文之洋洋一百回而十針  
萬線同出一絲。又千曲萬折不露一線。閒窓獨坐讀  
史。讀諸家文少暇偶一觀之曰。如此妙文不爲之遞  
出金針不幾辜負作者。千秋苦心哉。久之心恒怯焉。  
不敢遽操管以從事。蓋其書之細如牛毛。乃千萬根  
共具一體。血脈貫通。藏針伏線。千里相牽。少有所見。  
不禁望洋而退。邇來爲窮愁所迫。炎涼所激。于難消  
遣時。恨不自誤一部世情書。以排遣悶懷。幾欲下筆。  
而前後拮搆。甚費經營。乃擋筆曰。我且將他人炎涼。

之書。其所以前我經營者。細細筭出。一者可以消我  
悶懷。二者筭出古人之書。亦可筭我今又經營一書。  
我雖未有所作。而我所以持往作書之法。不盡備于  
是乎。然則我自做我之金瓶梅。我何暇與人批金瓶  
梅也哉。

西門夢房屋

門面五間。到底七進。後要隔壁于產房共作花園。  
上房。月娘住。

西廂房。玉樓住。

東廂房。李嬌兒住。

堂屋後三間。孫雪娥住。

後院廚房。

前院穿堂。

大客屋。

東廂房。大姐住。

西廂房。

儀門。

儀門外。則花園也。三間樓。一院。潘金蓮住。又三間樓。  
一院李瓶兒住。二人住樓在花園前。過花園方是後  
邊。

花園門。在儀門外。後又有角門。通着月娘後邊也。  
金蓮瓶兒兩院。兩角門。前又有一門。卽花園門也。

花園內。後有捲棚翡翠軒。前有山子。山頂上臥雲亭。  
半中間藏春塢雪洞也。

花園外。卽印子舖門面也。  
門面傍開大門也。

對門。乃要的喬親家房子也。

獅子街乃子虛遷去住者。瓶兒帶來後開絨線鋪也。

內儀門外甬道傍乃羣房朱蕙蓮等住者也。

卷之三

金言亡失者遺傳也。

卷之三

批評第一奇書金瓶梅讀法

劈空撰出金瓶梅三個人來。看其如何收攏一塊。如何發放開去看。其前半部止做金瓶後半部止做春梅。前半人家的金瓶。被他千方百計弄來。後半自己  
的梅花。却輕輕的被人奪去。

起以玉皇廟。終以永福寺。而一回中已一齊說出。是人關鍵處。

先是吳神仙。總覽其盛。便是黃真人。少扶其衰。末是普淨師。一洗其業。是此書大照應處。

冰鑑定終身。是一番結束。然獨遺陳敬濟。嘻笑下龜兒。又遺潘金蓮。然金蓮卽從其自己口中補出。是故

亦不遺金蓮。當獨遣西門慶與春瓶耳。而春瓶見抵  
夢。蓋又單補西門而葉頭陀相面。終爲敬濟一番結  
束也。四

未出金蓮。先出瓶兒。既娶金蓮。方出春瓶。未娶金蓮。  
却先娶玉樓。未娶瓶兒。又先出敬濟。文字穿插之妙。  
不可名言。若夫夾寫蓮蓮。王六兒。賁四娘。如意兒。請  
入。又極盡天工之巧矣。五

會看金瓶者。看下半部。亦惟會看者。單看上半部。如  
生子。加官時。唱韓湘子。尋叔嘆。浮生猶如一夢等。不  
可枚舉。細玩方知。六

金瓶有板定大章法。如金蓮。有事生氣。心用玉樓在。

僥。百遍皆然。一縫不易。是其章法老處。他如西門至  
人家飲酒。臨出門時。必用一人。或一官來拜。留坐。此  
又是生子加官。後數十回大章法。七

金瓶一百回。到地俱是兩對章法。合其目爲二百件  
事。然有一回。前後兩事中用一語過節。又有前後兩  
事暗中一筆過下。如第一回用元壇的虎是也。又有  
兩事兩段寫者。寫了前一事半段。卽寫後一事半段。  
再完前半段。再完後半段者。有二事而參伍錯綜寫  
者。有夾入他事寫者。總之以目中二事爲條幹。逐回  
細玩卽知。八

金瓶一回。兩事作對固矣。却又有兩回作遙對者。如

金蓮琵琶瓶兒象棋作一對。偷壺偷金。金一對等。又不可枚舉。九

前半處處冷。令人不耐看。後半處處熱。而人又看不出。前半冷。當在寫最熱處玩之。卽知後半熱。看孟玉樓上墳。放筆描清明春色。便知。十

內中有最沒正經。沒要緊的一人。却是最有結果的人。如韓愛姐是也。一部中諸婦人。何可勝數。乃獨以愛姐守志結何哉。作者蓋有深意存于其間矣。言愛姐之母爲媚。而愛姐自東京歸。亦曾迎人獻笑。乃一留心敬濟之死靡他。以視瓶兒之于子虛。春梅之于守備。二人固當愧死。若金蓮之遇西門。亦可如愛姐。

之。逢敬濟。乃一之于琴童。再之于敬濟。且下及王清。  
兒。何其比同心之娼妓。亦不若哉。此所以將愛姐作  
結。以愧諸婦。且言愛姐以姐女回頭還堪守節。奈之  
何。身居金屋。而不敢過悔非。一竟喪廉寡恥于死路  
而不返哉。十一

讀金瓶須看其大間架處。其大間架處。則分金梅在一處。分瓶兒在一處。又必合金瓶梅在前院一處。金梅合而瓶兒孤。前院近而金瓶妬。月娘遠而敬濟得以下手也。十二

讀金瓶。須看其入筭處。如玉皇廟講笑話。挿入打虎。請子虛。卽挿入後院緊隣。六回金蓮進摺。卽借嘲罵。

處。挿入玉樓。借問伯爵連日那里。卽挿出桂姐。借蓋  
捲棚。卽挿入敬濟。借翟管家。挿入王六兒。借翡翠臺。  
挿入瓶兒生子。借梵僧藥。挿入瓶兒受病。借碧霞宮。  
挿入普淨。借土墳。挿入李衙內。借拿皮襖。挿入珠安  
小玉。諸如此類。不可勝數。蓋其用筆。不露痕迹處也。  
其所以不露痕迹處。總之善用曲筆逆筆。不肯另起  
頭緒。用直筆順筆也。夫此書頭緒何限。若一一起之。  
是必不能之數也。我執筆時。亦必想用曲筆逆筆。但  
不能如他曲得無之。這等不覺耳。此所以妙也。十三

金瓶有節節露底。更屬隱。內淫聲和尚偏聽見。私  
琴童。雪娥偏知道。一語。葫蘆。更屬險事。墻頭密約。

金瓶有節

湖鹽更屬險事。牆頭密約。

金蓮偏看見蕙蓮偷翻金蓮偏撞着翡翠平軒自謂打聽瓶兒葡萄架早已照入鐵棍總受賄卽動大廵之怒。總乞恩便有平安之謔。調婚後西門偏就摸着燒陰戶胡秀偏就看見諸如此類又不可勝數。總之用險筆以寫人情之可畏而尤妙在旣已露破乃一語卽解絕不費力累贅此所以爲化筆也。十四

金瓶有節特起一事生一人而來旣無端去亦無謂如書童是也不知作者蓋幾許經營而始有書童之一人也其描寫西門淫蕩並及外寵不必說矣不知作者蓋因一人之出門而方寫此書童也何以言之瓶兒與月娘始疎而終親金蓮與月娘始親而終疎。

雖故因逐來昭解來。旺起釁而未必至撒潑一番之甚也。夫竟至撒潑一番者。有玉簫不惜將月娘底裏之言磬盡告之也。王簫何以告之。曰有三章約在也。三章何以肯受有書童一節故也。夫玉簫書童不使哭起爐竈故寫藏壺構釁于前也。然則遙寫來必欲其撒潑何爲也哉。必得如此方于出門時月娘臺無憐惜一棄不顧而金蓮乃一敗塗地也。誰謂金瓶內有一無謂之筆墨也哉。十五

金瓶內正經寫六個婦人而其實止寫得四個月娘玉樓金蓮瓶兒是也。然月娘則以大綱故寫之玉樓雖寫則全以高才被屈滿肚牢騷故又另出一機軸。

寫之。然則以不得不寫。寫月娘以不肯一樣寫。寫玉樓是全非正寫也。其正寫者。惟瓶兒金蓮。然而寫瓶兒。又每以不言寫之。夫以不言寫之。是以不寫處寫之。以不寫處寫之。是其寫處。单在金蓮也。单寫金蓮。宜乎金蓮之惡。冠於衆人也。吁。文人之筆。可懼哉。十六金瓶內有兩個人爲特。特用意寫之。其結果亦皆可觀。如春海與玳安。見是也。于同作丫鬟時。必用幾遍筆墨。描寫春梅。心高志大。氣象不同。于衆小廝內。必用層層筆墨。描寫玳安。色色可人。後文春梅作夫人。玳安作員外。作者必欲其如此。何哉。見得一部《金瓶》。書中翻案故也。何則。止知眼前作婢。不知卽他日之。

夫人止知眼前作儀。不知卽他年之貿外。不特他人。  
轉眼奉承。卽月娘且轉而以上賓待之。末路倚之益。  
則人之眼邊前炎涼成何益哉。此是作者特特爲人  
下碪砭也。因要他於污泥中爲後父翻案故不得不至  
先爲之抬高身分也。

十七

李嬌兒。孫雪娥。要此二人何哉。寫一本。嬌兒見其未  
遇金蓮。瓶兒時。早已嘲風弄月。迎奸賣俏。許多不肖  
事。種種可殺。是寫金蓮瓶兒。乃實寫西門之惡。寫爭  
嬌兒。又虛寫西門之惡。寫出來的。旣已如此。其未寫  
出來的時。又不知何許惡端不可問之事。子從前也。  
作者何其深惡西門之如是。至孫雪娥。出身微賤。分

不過通房何其必勞一番筆墨寫之哉。此又作者著  
腹心也。大以西門之惡不寫其妻作媚。何以報惡人。  
然既立意另一花樣寫月娘。斷斷不忍寫月娘至千  
此也。玉樓本是無辜受毒。何忍更令其頂缸受報。李  
嬌兒本是娼家。瓶兒更欲用之。孽報于西門生前而  
金蓮更自有冤家債主在。且即使之爲媚于西門。何  
損于金蓮似甚有益。樂此不苦。又何以言報也。故川  
寫雪娥以至于爲媚。以總張西門之報。且暗結宋蕙  
蓮一段公案。至于張勝敬濟後事。則又情因文生。隨  
手收拾不然。雪娥爲媚。何以結果哉。

十八  
又嬌兒色中之財。看其在家管廬。睡去拐財。可見王

六兒財中之色。看其與西門交合時。必云錢買賣。  
丫頭房子說合。苗青總是僨色起端也。十九

書內必寫蕙蓮。所以深潘金蓮之惡于無盡也。所以  
爲後文妬瓶兒時。小試行道之端也。何則。蕙蓮纔蒙  
夢。偏是他先知。亦如迎春喚猫。金蓮駿見也。使春梅  
送火山洞。何異教西門早娶瓶兒。願權在一塊住也。  
蕙蓮跪求便爾舒心。且許多牢寵關鎖。何異瓶兒來  
時乘醉說一跳板走的話也。兩舌雪娥使激蕙蓮。何  
異對月娘說瓶兒是非之處也。卒之來旺幾死而未  
死。蕙蓮可以不死而竟死。皆金蓮爲之也。作者特持

千萬兒進明。如此一妄。所以危瓶兒也。而瓶兒不悟。

且親密之宜乎。其禍不旋踵。後車終覆也。此深著金蓮之惡。吾故曰。其小試行道之端。蓋作者爲不知遠害者寫一樣子。若只隨手看去。便說西門慶又刮上一家人媳婦子矣。夫西門慶殺夫奪妻。取其財庇殺主之奴。賣朝廷之法。豈必於此特特撰此一事。以增其罪案哉。然則看官每爲作者瞞過了也。二十

後又寫如意兒何故哉。又作者明白奈何金蓮見其死蕙蓮死瓶兒之均屬無益也。何則。蕙蓮總死金蓮可一快然而官哥生瓶兒寵矣。及官哥死瓶兒亦死。金蓮又一大快。然而如意口脂又從靈座生香。去掉一個。又來一個。金蓮雖善固寵巧於制人。於此能不

技窮袖手。其奈之何。故作者寫如意兒全爲金蓮寫。  
亦全爲蕙蓮瓶兒憤也。二十

然則寫桂姐銀兒月兒諸妓何哉。此則總寫西門無  
厭。又見其爲浮薄立品市井爲習而于中寫桂姐特  
犯金蓮寫銀姐特犯瓶兒。又見金瓶二人其氣味聲  
息已全通娼家雖未身爲倚門之人而淫心亂行實  
臭味相投。彼娼婦猶步後塵矣。其寫月兒則另用香  
溫玉軟之筆。見西門一味粗鄙。雖章臺春色猶不能  
細心領畧。故寫月兒又反襯西門也。二十

寫王六兒責四嫂以及林太太何哉。曰王六兒責四

嫂亦太太三人是三樣寫去三種意思寫王六兒者。

專爲財能致色一着做出來。你看西門在日王六兒  
何等趋承。乃一旦拐財遠遁。故知西門于六兒借財  
豈色而王六兒亦借色求財。故西門死必自王六兒  
家來。究竟財色兩空。王六兒遇何官人。究竟借色求  
財。甚矣。色可以動人。尤未如財之通行無阻。人人皆  
愛也。然則寫六兒又似單講財。故竟結入一百回內。  
至于賣四嫂却爲玳安寫。蓋言西門止知貪濫無厭。  
不知其左右親隨。且上行下效。已浸淫乎欺主之風。  
而竊玉成婚。已伏線于此矣。若云陪寫王六兒。猶是  
淺着。再至林太太。吾不知作者之心。有何千萬橫關。  
而於潘金蓮發之。不但殺之割之。而并其出身之處。

教習之人。皆欲致之死地而方暢也。何則。王招宣府  
內固金蓮舊時賣入學歌學舞之處也。今看其一腔  
機詐。喪廉寡恥。若云本自天生。則良心爲不可必。而  
性善爲不可據也。吾知其自二三歲時。未必便如此。  
淫蕩也。使當日王招宣家男敦禮義。女尚貞廉。淫聲  
不出於口。淫色不見於目。金蓮雖淫蕩。亦必化而爲  
貞女。奈何堂堂招宣。不爲天子招服遠人。宣揚威德。  
而一裁縫家九歲女孩至其家。卽費許多閒情教其  
描眉画眼。弄粉塗朱。且教其做張做致。喬模喬樣。其  
待小使女如此。則其儀型妻子可知矣。宜乎三官之  
不肖荒淫。林氏之蕩閑踰矩也。招宣實教之。夫復何

尤然則招宣教一金蓮以遺害無窮身受其害者前  
有武大後有西門而林氏爲招宣還報固其宜也吾  
故曰作者蓋深惡金蓮而並惡及其出身之處故寫  
林太太也然則張大戶亦成金蓮之惡者何以不寫  
曰張二宮頃補西門千戶之缺而伯爵走動說娶嬌  
兒儼然又入西門其受報亦必又有不可盡言者則  
其不着筆墨處又有無限烟波直欲又藏一部大書  
於無筆處也此所謂筆不到而意到者二十

金瓶寫月娘人人謂西門氏齷些一人內助不知作  
者寫月娘之罪純以隱筆而人不知也何則良人者  
妻之所仰望而終身者也若其夫千金買妾爲宗室

計而月娘百依百順。此誠關雎之雅。千古賢婦人也。  
若西門慶殺人之夫刲人之妻。此真盜賊之行也。其  
夫爲盜賊之行。而其妻不涕泣而告之。乃依違其間。  
視爲路人。休戚不相關。而且自以好好先生爲賢。其  
爲心尚可問哉。至其于陳敬濟。則作者已大書特書。  
月娘引賊入室之罪。可勝言哉。至後識破奸情。不知  
所爲分處之計。乃白日關門。便爲處此已畢。後之逐  
敬濟。送大姐。請春梅。皆隨風弄柁。毫無成見。而聽尼  
宣卷。胡亂燒香。全非婦女所宜。而後知不甚讀書四  
字。誤盡西門一生。且誤盡月娘一生也。何則。使西門  
守禮。便能以禮刑其妻。今止爲西門不讀書。所以日

娘雖有爲善之資而亦流於不知大禮卽其家常舉動全無舉案之風而徒多眉眼之處蓋寫月娘爲一知學好而不知禮之婦人也夫知學好矣而不知禮猶足遺害無窮使敬濟之惡歸罪于已况不學好者乎然則敬濟之罪月娘成之月娘之罪西門慶刑于之過也二十

文章有加倍寫法此書則善於加倍寫也如寫西門之熱更寫蔡宋二御史更寫六黃太尉更寫蔡太師更寫朝房此加倍熟也如寫西門之冷則更寫陳敬濟在冷舖中更寫蔡太師充軍更寫徵欽北狩真是加倍冷要之加倍熟更欲寫如西門之熟

者何限。而西門獨倚財肆惡加一倍。券者正欲導如  
西門之冷者何窮。而西門乃不早見幾也。二十  
五

寫月娘必寫其好佛者。人抑知作者之意乎。作者闡  
講早已勸人六根清淨。吾知其必以空結此財色二  
字也。夫空字作結。必爲僧乃可。夫西門不死。必不回  
頭。而西門旣死。又誰爲僧。使月娘於西門一死。不顧  
家業。卽削髮入山。亦何與于西門說法。今必仍令西  
門自己受持方可。夫西門已死。則奈何。作者幾許痴  
癡。乃以孝哥兒生于西門死之一刻。卒欲令其回頭  
受我度脫。總以聖賢心發菩薩願。欲天下無終諱過。

求生。然則作者之待西門。何其忠厚慨惻。而勸勉于天下後世之人。何其殷殷不已也。是故旣有此段大綱。束在胸中。若突然於後文。生出一普淨師。幻化了去。無頭無緒。一者落尋常巢臼。二者筆墨。則脫落痕迹矣。故必先寫月娘奸佛。一路屍屍閃閃。如艸蛇灰線。後又特筆出碧霞宮。方轉到雪澗。而又只一影。普師。遲至十年。方總復收到永福寺。且于幻影中。將一部中有名人物。花開豆爆出來的。復一一烟消火滅了去。蓋生離死別。各人傳中。皆自有結。此方是一總大結束。作者直欲使一部千針萬線。又盡幻化了。還之。千太虛也。然則寫月娘奸佛。豈泛泛然爲吃齋村

婦。聞寫家常哉。此部書總妙在千里伏脉。不肯斧易  
妄之筆。沒箇之物。也是故妙絕羣書。六十

又月娘好佛內。便隱三個姑子。許多隱謀。詭計。教唆  
他燒夜香吃藥安胎。無所不爲。則寫好佛又寫月娘  
之隱惡也。不可不知。二十一

丙申獨寫玉樓有結果。何也。蓋勸瓶兒金蓮二婦也。

言不幸所天不壽。自己雖不能守。亦且靜處金閨。令  
嫌始說合事成。雖不免扇墳之誚。然猶是傭婦常情。

及嫁而純扇多悲。亦須寬心忍耐。安于數命。此玉樓

省心膽。高諸婦一着。春梅一味托大。玉樓一味膽小。

故後以成。春梅必竟有失身受贊忿之危。而玉樓

則一勞而永逸也。二十一

陳敬濟嚴州一事。豈不蛇足哉。不知作者一筆而三用也。一者爲敬濟墮落入冷舖作因。二者爲大姐一死伏線。三者欲結玉樓實實遇李公子爲百年知已可償在西門家三四年之恨也。何以見之。玉樓不爲敬濟所動。固是心焉李氏而李公子寧死不捨。天下有寧死不捨之情。非知已之情也哉。可知其無白頭吟也。觀玉樓之風韻嫣然。實是第一個美人。而西門乃獨于一濫觴之金蓮厚故寫一玉樓。明明說西門爲市井之徒。知奸淫而且不知好色也。二十二

玉樓來西門家合婚過禮以視偷娶迎奸赴會何曾

天壤。其吉凶氣象已自不同。其嫁李衙內則依然合婚。行茶過禮。月娘送親。以視老嫗爭論。夜隨來旺王婆領出。不垂別淚。其明晦氣象。又自不同。故知作者特特寫此一位真正美人爲西門。不知風雅定案也。

十三

金蓮與瓶兒進門。皆受辱。獨玉樓自始至終無一毫  
貶。噫亦有心人哉。三十

西門是混帳惡人。吳月娘是奸險奸人。玉樓是乖人。金蓮不是人。瓶兒是痴人。春梅是狂人。敬濟是浮浪小人。嬌兒是死人。雪娥是蠢人。宋蕙蓮是不識高低的人。如意兒是頑缺之人。若王六兒與林太太等直

與李桂姐輩一派總是不得叫做人而伯爵希大輩  
皆是沒良心的人兼之蔡太師蔡狀元宋御史皆是  
枉爲人也。三十

獵子街乃武松報仇之地西門幾死其處曾不數日  
而子虛又受其害西門猶徉來往俟後王六見偏又  
爲之移居此地貫燈偏令金蓮兩遍身歷其處寫小  
人托大忘患嗜惡不悔一筆都盡。三十

金瓶梅是一部史記然而史記有獨傳有合傳却是  
分開做的。金瓶梅却是一百回共成一傳而千百人  
總合一傳內却又斷斷續續各人自有一傳固知作  
金瓶者必能作史記也。何則既已爲其難又何難爲

其易。三十

每見批此書者必貶他書以褒此書不知文章乃公  
共之物此文妙何妨彼文亦妙我偶就此文之妙者  
而評之而彼文之妙固不掩此文之妙者也卽我自  
作一文亦不得謂我之文出而天下之文皆不妙且  
不得謂天下更無妙文妙于此者奈之何批此人之  
文卽若據爲已有而必使凡天下之文皆不如之此  
其用心偏私狹隘決做不出好文夫做不出好文又  
何能批人之好文哉吾所謂史記易於金瓶蓋謂史  
記分做而金瓶合做卽使龍門復生亦必不謂予差  
坦金瓶而予亦並非謂史記反不妙于金瓶然而金

瓶。却全得史記之妙也。文章得失。惟有心者知之。我  
止賞其文之妙。何暇論其人之爲古人。爲後古之人  
而代彼爭論。代彼謙讓也哉。三十

五

作小說者。槩不留名。以其各有寓意。或暗指某人而  
作。夫作者。旣用隱惡揚善之筆。不存其人之姓名。並  
不露自己之姓名。乃後人必欲爲之尋端竟委。說出  
名姓。何哉。何其刻薄爲懷也。且傳聞之說。大都穿鑿。  
不可深信。總之。作者無感慨。亦必不著書。一言盡之  
矣。其所欲說之人。卽現在其書內。彼有感慨者。反不  
忍明言。我沒感慨者。反必欲指出。真沒搭撒。沒要緊  
也。故別號東樓。小名慶兒。之說槩置不問。卽作書之。

人亦止以作者稱之。彼旣不署名于書。予何多贅哉。  
近見七才子書。滿紙王四雖批者各自有意而予則  
謂何不留此間。工多曲折于其文之起盡也哉。偶記  
于此。以自當也。三十

六

史記中有年表。金瓶中亦有時日也。開口云。西門慶  
二十七歲。吳神仙相面。則二十九至臨死。則三十三  
歲。而官哥則生于政和四年丙申。卒于政和五年丁  
酉。夫西門慶二十九歲生子。則丙申年至三十三歲。  
該云庚子。而西門乃卒于戊戌。夫李瓶兒亦該云卒  
于政和五年。乃云七年。此皆作者。故爲參差之處。何  
小。此書蜀與也。下說不同。看其三四年間。都是一月

一時推着數去。無論春秋冷熱。卽某人生日。某人某日來請酒。某月某日請某人。某日是某節令。齊齊整整捱去。若再將三五年間。甲子次序。排得一絲不亂。是真個與西門計帳簿。有如世之無目者所云者也。故特特錯亂其年譜。大約三五年間。其繁華如此。則內云。某日某節。皆歷歷生動。不是死板一串鈴。可以排頭數去。而偏又能使看者五色騷目。真有如捱着一日日過去也。此爲神妙之筆。嘻。技至此亦化矣哉。

真千古至文。吾不敢以小說目之也。

七十

一百回是一回必須放開眼光。作一回讀。方知其起盡處。

三十

一百回。不是一日做出。却是一日一刻創成。人想其  
創造之時。何以至于創成。便知卦內許多起盡費許多經營。許多穿插裁剪也。三十

看金瓶。把他當事實看。便被他瞞過。必須把他當文章看。方不被他瞞過也。四十

看金瓶。將來當他的文章看。猶須被他瞞過。必把他當自己的文章讀。方不被他瞞過。四十

將他當自己的文章讀是矣。然又不如將他當自己將他當自己的文章。我先將心與之曲折算出。去而後繼去經營的文章。謂之不能瞞我。方是不能瞞我也。四十七

設文章。不過是情理二字。今做此一篇。百回長文。亦

只是情理二字。於一個人心中。討出一個人的情理。則一個人的傳得矣。雖前後夾雜衆人的话。而此一人開口。是此一人的情理。非其開口。便得情理。由於討出這一人的情理。方開口耳。是故寫十百千人。皆如寫一人。而遂洋洋乎。有此一百回大書也。四十  
三

金瓶每於極忙時。偏夾叙他事入內。如正未娶金蓮。先挿娶孟玉樓。娶玉樓時。卽夾叙嫁大姐生子時。卽夾叙吳典恩借債官哥臨危時。乃有謝希大借銀瓶見死時。乃人玉簫受約擇日出殯。乃有請六黃太尉等事。皆於百忙中。故作消閒之筆。非才富一石者。何以能之。外如武松問傅夥計。西門慶的話。百忙裡說。

出二兩一月等文。則又臨時用輕筆討神理。不在此

等章法內筭也。

四十

金瓶梅妙在善於用犯筆而不犯也。如寫一伯爵。更

寫一希大。然畢竟伯爵是伯爵。希大是希大。各人的

身分。各人的談吐。一絲不紊。寫一金蓮。更寫一瓶兒。

可謂犯矣。然又始終聚散。其言語舉動。又各各不亂。

一絲寫一王六兒。偏又寫一賁四嫂。寫一李桂姐。偏

又寫一吳銀姐。鄭月兒。寫一王婆。偏又寫一薛媒婆。

一馮媽媽。一文嫂兒。一陶媒婆。寫一薛姑子。偏又寫

一王姑子。劉姑子。諸如此類。皆妙在特特犯手。却又

各各一欵。絕不相同也。

四十

金瓶梅于西門慶不作一文筆于月娘不作一題  
於玉樓則純用俏筆于金蓮不作一鈍筆于瓶兒不  
作一深筆于春梅純用傲筆于敬濟不作一韻筆於  
大姐不作一秀筆于伯爵不作一呆筆於玳安兒不  
着一蠢筆此所以各各皆到也四十

六  
金瓶梅起頭放過一男一女結末又放去一男一女  
如卜志道卓丟兒是起頭放過者錦雲與李安是結  
未放去者夫起頭放過去乃云卜志道是花子虛的  
署缺者不肯直出子虛又不肯明明白于十個中止寫  
九個單留一個缺去尋子虛頂補故先着一人隨手  
去之以出其缺而便於出子虛且于出子虛時隨手

出瓶兒也。不然先出子虛於十人之中。則將出瓶兒時。又費筆墨。故卜志道雖爲子虛署缺。又爲瓶兒做楔子也。旣云做一楔子。又何有顧意命名之義。而又必用一名。則只云不知道可耳。故云卜志道。至于丢兒。則又玉樓之署缺者。夫未娶玉樓先娶此人。旣要玉樓。卽丟開此人。豈如李瓶兒今日守靈。明朝燒紙丫鬟奶子相伴空房。且一番雨菴託夢。也是誠丢閒腦後之人。故云丢兒也。是其起頭放過者。皆意在放過那人去。放入這人來也。至其結末放去者。曰楚雲者。蓋爲西門家中彩雲易散作一影字。又見得美色無窮。人生有限。死到頭來。雖有西子王嫱。于我何涉。

則又作者特特爲起講數語作証也。至于李安則又  
與韓愛姐同意。而又爲作者十二分滿許之筆。寫一  
孝子正人義士。以作中流砥柱也。何則。一部書中。上  
自蔡太師下至侯林見等輩。何止百有餘人。并無一  
個好人。非迎奸賣俏之人。卽附勢趋炎之輩。使無李  
安一孝子。不幾使良心種子滅絕乎。看其寫李安母  
子相依。其一篇話頭真看得守身如玉。不敢毀傷髮  
膚之孝子。以視西門敬濟輩。真猪狗不如之人也。然  
則末節放過去的兩人。又放不過衆人。故特特放過  
此二人。以深省後人也。四十

寫花子虛。卽于開首十八人中。何以不便出瓶見哉。夫

作者于提筆時。固先有一瓶兒在其意中也。先有一  
瓶兒在其意中。其後如何偷期。如何迎奸。如何另嫁  
竹山。如何轉嫁西門。其着數俱已算就。然後想到其  
夫當令何名夫。不過令其應名而已。則將來雖有如  
無故名之曰子虛。瓶本爲花而有故卽姓花。忽然於  
出筆時。乃想叙西門氏正傳也。于叙西門傳中不出  
瓶兒。何以入此公案。特叙瓶兒。則叙西門起頭時。何  
以說隔壁一家姓花。名某。其妻姓李。名某也。此無頭  
緒之筆。必不能入也。然則俟金蓮進門。再叙何如夫  
他小說。便有一件件叙去。另起頭緒于中。惟金瓶梅

着意寫之人。且十分有八分寫此人之人。而于開卷  
 第一回中。不總出樞紐如衣之領。如花之薺。而謂之。  
 太史公之文哉。近人作一本傳奇。于起頭數折。亦必  
 將有名入數點到。况金瓶梅爲海內奇書哉。細則作  
 者。又不能自己。另出頭緒說。勢必借結弟兄。曉入花  
 子虛也。夫使無伯爵一班人。先與西門打熱。則弟兄  
 又何由而結。使寫子虛。亦在十人數內。終朝相見。則  
 於第一回中。西門與伯爵會時。子虛係你知我見之人。  
 何以開口便提起他家二嫂。卽提起二嫂。何以忽  
 說與咱院子止隔一墻。而二嫂又何如好也。故用  
 寫子虛爲會外之人。今日竝其入會。而因其隣墻。乃

用西門數語。則瓶兒已出牆已明。不言之表。子虛一家。皆躍然紙上。因又弄到不用卜志道之死。又何因想起拉子虛入會。作者純以神工鬼斧之筆。行文故曲曲折折。止令看者。瞇目而不令其窺。彼金針之一度吾故曰。純是龍門文字。每于此等文字。使我悉心其中。曲曲折折。爲之出入其起。盡何異入五岳三島。盡覽奇勝。我心樂此。不爲疲也。四十  
八

金瓶內。卽一笑談一小曲。皆因時致宜。或直出本同之意。或足前回。或透下回。當于其下。另自分註也。四  
十

當各于本回前著明之。

五十

金瓶梅說淫話。止是金蓮與王六兒處多。其次則瓶兒他如月娘玉樓止一見而春梅則惟于點染處描寫之。何也。寫月娘惟掃雪前一夜所以醒月娘。醒西門也。寫玉樓惟于含酸一夜所以表玉樓之屈而亦以醜西門也是皆非寫其淫蕩之本意也。至于春梅欲留之爲炎涼翻案故不得不留其身分而止用影寫也。至于百般無恥十分不堪有桂姐月兒不能出之于口者皆自金蓮六兒口中出之其難堪爲何如此作者深罪西門見得如此狗彘乃偏喜之真不是人也。故王六兒潘金蓮有日一齊動手。西門死矣。

作者之深意也。至于瓶兒雖能忍耐。乃自討苦處。不  
關人事。而氣死于虛迎奸轉嫁。亦去金蓮不遠。故本  
不妨爲之馳張醜態。但瓶兒弱而金蓮狠。故寫瓶兒。  
之淫畧較金蓮可些。而亦早自喪其命于試藥之時。  
甚言女人貪色。不害人。卽自害也。吁。可畏哉。若蕙蓮  
如意輩。有何品行。故不防唐突。而王招宣府內林太  
太者。我固云爲金蓮波及。則欲報應之人。又何妨唐  
突哉。五十

一  
金瓶梅不可零星看。如零星便止看其淫處也。故必  
盡數日之間。一氣看完。方知作者起伏層次。貫通氣  
脉。爲一線穿下來也。五十

凡人謂金瓶是淫書者。想必伊止知看其淫處也。若我看此書。純是一部史公文字。五十

三

做金瓶梅之人。若令其做忠臣孝子之文。彼必能又出手眼摹神肖影。追魂取魄。另做出一篇忠孝文字也。我何以知之。我于其摹寫奸夫淫婦知之。五十

四

今有和尚讀金瓶人必叱之。彼和尚亦必避人偷看不知真正和尚方許他讀金瓶梅。五十

今有讀書者。看金瓶無論其父母師傅禁止之。卽其自己亦不敢對人讀。不知真正讀書者方能看金瓶。其避人讀者乃真正看淫書也。五十

作金瓶者乃善才化身。故能百千解脫。色色皆到。不

然正難夢見。

五十  
七

作金瓶者必能轉身。誑菩薩果。蓋其立言處。總是虛

角鳳嘴文字故也。

五十  
八

作金瓶梅者必曾于患難窮愁人情世故一一經歷。遇人世最深方能爲衆脚色摹神也。

五十  
九

作金瓶梅若果必待色色歷遍總有此書則金瓶梅又必做不成也。何則卽如諸淫婦偷漢種種不同。若述待身親歷而後知之將何以經歷哉故知才子無所不通專在一心也。

一心所通實又真個現身一番方說得一番然則其

斯皆淫穢眞乃落規徑歸人道爲人說法者也。

六十

其書凡有描寫莫不各盡人情。然則真千百化身現  
各色人等爲之說法者也。六十一

其各盡人情。莫不各得天道。卽千古善來。天之禍淫  
福善。顛倒權奸處。確乎如此讀之。似有一人親曾執  
筆。在清河縣前西門家裡。大大小小。前前後後。牒兒  
碗兒。一一記之。似真有其事。不敢謂爲操筆伸紙做  
出來的。吾故曰。得天道也。六十

讀金瓶當看其白描處。子弟能看其白描處。必能自  
做出異樣省力。巧妙文字來也。六十二

讀金瓶當看其脫卸處。子弟看其脫卸處。必能自出  
手眼。作過節文字也。六十三

讀金瓶當看其避難處。子弟看其避難就易處。必能

放重筆。拿輕筆異樣使乖脫滑也。

六十

讀金瓶當看其手閒事忙處。子弟會得便許作繁筆

文字也。

六十

讀金瓶當看其穿插處。子弟會得便許他作花團錦  
簇。五色眩人的文字也。

六十

讀金瓶當看其結穴發脈關鎖照應處。子弟會得總  
許他讀左國莊驥史子也。

六十

讀金瓶當知其用意處。太會得其處處所以用意處。  
方許他讀金瓶。梅方許他自言讀文字也。

七十

幼時在館中讀文。見窓友爲先生夏楚云。我教他

字想來不曾教你囫圇吞。予時尚幼，旁聽此言，卽深自儆省。于念文時，卽一字一字作崑腔曲拖長聲調，轉數四念之。而心中必將此一字念到是我用出的一字方罷。猶記念的是好古敏以求之一句的文字。如此不三日，先生出會課題，乃君子矜而不爭。予自覺做時不甚怯力。而文成先生大驚，以爲抄寫他人不然。何進益之速。予亦不能白。後先生留心驗予動靜，見予念文，以頭伏棹，一手指文，一字一字唱之。乃大喜曰：「子不我欺。」且回顧同窓輩曰：「爾輩不若也。」今本不通，然思讀書之法，斷不可成片念過去。豈但讀文，卽如讀金瓶梅小說，若連片念去，便味如嚼蠅。止

見滿篇老婆舌頭而已。安能知其爲妙文也哉。夫不  
看其妙文。然則止要看其妙事乎。是可一大抑揄十七

一

讀金瓶。必須靜坐三月方可否。則眼光模糊。不能激

射得到。

七十

才不高。由于心粗。心粗由于氣浮。心粗則氣浮。氣愈  
浮。則心愈粗。豈但微不出好文。并亦看不出好文。遇  
此等人。切不可將金瓶梅與他讀。

七十

未讀金瓶梅。而文字如是。既讀金瓶梅。而文字猶如  
是。此人直須焚其筆硯。扶犁耕田。爲大快活。不必再

來弄筆硯。自討苦吃也。

七十

書者是誠才子矣。然到底是菩薩學問，不是聖賢學問。蓋其專教人空也。若再進一步到不空的所在，其書便不是這樣做也。五

金瓶以空結。看來亦不是空到地的。看他以孝哥結便知。然則所云幻化。乃是以孝化百惡耳。六十

金瓶梅到底有一種憤惱的氣象。然則金瓶梅。斷斷是龍門再世。七十

金瓶梅。是部改過的書。觀其以愛姐結便知。蓋欲以三年之艾。治七年之病也。七八

金瓶梅。究竟是大徹悟的人做的。故其中將僧尼之不肖處。一一寫出。此方是真正菩薩真正徹悟。七十

金瓶梅。倘他當日發心。不作此一篇市井的文字。他必能另出韻筆。作花嬌月媚。如西廂等文字也。八十金瓶必不可使不會做文的人讀。夫不會做文字人讀。則真有如俗云。讀了金瓶梅也。會做文字的人。讀

金瓶純是讀史記。

八十

金瓶梅切不可令婦女看見。世有銷金帳底淺斟低唱之下。念一回于妻妾聽者。多多矣。不知男子中。尚少知勸戒觀感之人。彼女子中能觀感者幾人哉。少有效法。奈何奈何。至于其文法筆法。又非女子中所能學。亦不必學。卽有精通書史者。則當以左國風雅。經史與之讀也。然則金瓶梅。是不可看之書也。我又

何以批之以誤世哉。不知我正以金瓶爲不可不  
之妙文。特爲婦人必不可看之書。恐人自不知戒。正  
反以是咎金瓶梅。故先言之。不肯使金瓶受過也。然  
則男子中少知看書者。誰不看金瓶梅。看之而喜者。  
則金瓶梅懼焉。懼其不知所以喜之。而第喜其淫逸  
也。如是則金瓶誤人矣。究之非金瓶誤之人。自誤之  
耳。看之而怪者。則金瓶梅悲焉。悲其本不予以可  
怪。而人想怪其描寫淫逸處也。如是則人誤金瓶矣。  
究之非人誤之。亦非金瓶誤之。乃西門慶誤之耳。何  
爲金瓶誤人。不善讀書人粗心浮氣。與之經史不能  
下嚥。偏喜讀金瓶梅。且最不喜讀下半本金瓶梅。是

誤人者。金瓶梅也。何爲人自誤之。夫對人說賊原以  
示戒。乃聽者反因學做賊之術。是非說賊者之過也。  
被聽說賊者。本自爲賊耳。故金瓶梅不任受過。何以  
謂人誤金瓶。金瓶梅寫奸夫淫婦。貪官惡僕。幫閑娼  
妓。皆其通身力量。通身解脫。通身智慧。嘔心嘔血。寫  
出異樣妙文也。今止因自己日無雙珠。遂悉令世間  
將此妙文。目爲淫書。置之高閣。使前人嘔心嘔血。做  
這妙文。雖本自娛。實亦欲娛千百世之錦繡才子者。  
乃爲俗人所掩盡付流水。是謂人誤金瓶。何以謂西  
門慶誤金瓶。使看官不作西門的事讀。全以我此只  
文。走反他當日的沙肇。則勝如讀一部史記。乃無

如開卷便止知看西門慶如何如何全不知作者行文的一片苦心。是故謂之西門慶誤金瓶梅。然則仍依舊看官誤看了西門慶的金瓶梅。不知爲作者的金瓶也。常見一人。此金瓶梅曰。此西門之大帳簿。其兩眼無珠。可發一笑。夫伊于甚年月日。見作者僱工于西門慶家寫帳簿哉。更有讀至敬濟弄一得雙。乃爲西門大積曰。何其剖其雙珠。不知先生又錯看了也。金蓮原非西門所固有。而作者特寫一春梅亦非欲爲西門慶所能常有之人而寫之也。此自是作者妙筆妙撰以行此妙文。何勞先生爲之傍生瞎氣哉。故讀金瓶者多不善讀金瓶者亦多。予因不揣乃

欲批以請教。雖不敢謂能深作者之底裡。然正因作者叫屈不歇。故不擇狂瞽。代爲爭之。且欲使有志作文者。同醒一醒。長日睡魔。少補文家之法律也。謹曰不宜二八十

金瓶是兩半截書。上半截熟。下半截冷。上半熟者。冷。下半冷者。有熟三八十。

金瓶梅。因西門慶一分人家。寫好幾分人家。如武一家。花子虛一家。喬大戶一家。陳洪一家。吳大舅一家。張大戶一家。王招宣一家。應伯爵一家。周守備一家。何千戶一家。夏提刑一家。他如翟雲峰在東京。不筭夥計家。以及女眷。不往來者。不筭。凡這幾家大

同河縣官員大戶屈指已遍而因一人寫及一縣吁  
元惡大憤矣。且無論此固有幾家全領其手深遭  
荼毒也可恨可恨八十。

四

金瓶梅寫西門慶無一親人上無父母下無子孫中  
無兄弟幸而月娘猶不以繼室自居設也月娘因金  
蓮終不通言對面吾不知西門慶何樂平爲人也乃  
于此不自改過自修且肆惡無忌宜乎就死不悔也。

八十

五

書內寫西門許多親戚通是假的。如喬親家假親家  
也翟親家愈假之親家也楊姑娘誰氏之姑娘愈假  
之姑娘也應二哥假兄弟也謝子純假朋友也至于

花大舅二舅更屬可笑真假到沒文理處也敬濟爾  
番披麻戴孝假孝子也至于沈娘夫韓娘夫不聞有  
娘娘來亦是假娘夫矣惟吳大舅二舅而二舅又如  
鬼如蜮吳大舅少可故後卒得吳大舅畧畧照應也  
彼西門氏並無一人天之報施亦慘而文人惡之者  
亦毒矣奈何世人于一本九族之親乃漠然視之且  
恨不排擠而去之是何肺腑八十

金瓶何以必寫西門慶孤身一人無一着已親哉蓋  
必如此方見得其起頭熱得可笑後这一冷便冷到  
徹底再不能熱也八十一

作者直欲使此清河縣之西門氏冷到徹底並無一

人雖屬寓言。然而其恨此等人。直使之千百年後。未  
不復望一復燃之灰。吁文人亦狠矣哉。八十

金瓶內有一李安是個孝子。却還有一個王杏菴。是  
個義士。安童是個義僕。黃通判是個益友。曾御史是  
忠臣。武二郎是個豪傑。悌弟誰謂一片淫慾世界中。  
天命民謐爲盡滅絕也哉。八十

金瓶雖有許多奸人。却都是男人並無一個好女人。  
屈指不二色的。要算月娘一個。然却不知婦道以禮  
持家。往往惹出事端。至于愛姐晚節固可佳。乃又守  
得不正經的節。且早年亦難清白。他如葛翠屏。魏家  
領去。作者固未定其末路。安能必之也哉。甚矣。婦人。

陰性雖豈無貞烈者。然而失守者易。且又在各人。  
教觀於此可以稟型于之懼矣。齊家者可不慎哉。  
金瓶梅內却有兩個真人。一尊活佛。然而總不能救  
一個妖僧之流毒。妖僧爲誰。施春藥者也。

武大毒藥既出之西門慶家。則西門毒藥固有人鬼  
身而來。神仙真人活佛。亦安能逆天而救之也哉。

二

讀金瓶不可呆看。一呆看便錯了。

九十一

讀金瓶必須置唾壺于側。庶便手擊。

九十二

讀金瓶必須列寶劍于右。或可劃空泄憤。

九十三

讀金瓶必須懸明鏡于前。庶能圓滿照見。

九十四

讀金瓶必置大白于左庶可痛飲以消此世勞之

九  
十

七

讀金瓶必置名香于几庶可遙謝前人感其作妙曲曲折折以娛我。

九  
十

八

讀金瓶必須置香茗于案以奠作者苦心。

九  
十

金瓶純是禪門圓通後做法我批金瓶亦批其圓通處也。

百  
一

金瓶亦並不曉得有甚圓通我亦正批其不曉有甚圓通處也。

百  
一

金瓶以空字起結我亦批其以空字起結而已到底不敢以空字誣我聖賢也。

百  
二

金瓶處處體貼人情天理。此是真真能悟徹了。此是其不空處也。百三

金瓶梅是大手筆。却是極細的心思做出來者。百四

金瓶梅是部懲人的書。故謂之戒律亦可。雖然又云金瓶梅是部入世的書。然謂之出世的書亦無不可。

五百

金瓶梅三字連貫者。是作者自喻。此書內雖包藏許多春色。却一朶一朶一瓣一瓣。費盡春工。當注之金瓶。流香芝室。爲千古錦繡才子。作案頭佳玩。斷不可使村夫俗子。作枕頭物也。噫。夫金瓶梅花。全憑人力。以補天工。則又如比晝。遠遠以文章奪化工之巧也。

此書爲繼殺狗記而作。看他隨處影寫兄弟。如何九  
之弟何十。楊大郎之弟楊二郎。周秀之弟周宣。韓道  
國之弟韓二搗鬼。惟西門慶陳敬濟無兄弟可想。七百八  
以玉樓彈阮起。愛姐抱阮結。乃是作者滿肚皮倡狂  
之淚。沒處酒落。故以金瓶梅爲大哭地也。百八

卷之五

趙王

趙文

秦漢通計

私費

大百六

金瓶以冷熱二字開講。抑孰不知此二字爲一部之金鑑乎。然于其點睛處。則未之知也。夫點睛處。安在。日在溫秀才。韓夥計。何則。韓者。冷之別名。溫者。熱之餘氣。故韓夥計。于加官後。卽來。是熱中之冷信。而溫秀才。自磨鏡後。方出。是冷字之先聲。是知禍福倚伏。寒暑盜氣。天道有然也。雖然。熟與寒爲匹。冷與溫爲匹。蓋熟者。溫之極。韓者。冷之極也。故韓道國。不出于冷局之後。而出熟局之先。見熟未極。而冷已極。溫秀才。不來于熟場之中。而來于冷局之首。見冷欲盛。而熟將盡也。噫嘻一部。言冷言熱。何啻如花如火。而其

點睛處。乃以此二人。而數百年讀者。亦不知其所以。  
作韓溫二人之故。是作書者固難。而看書者爲尤難。  
豈不信哉。

第一奇書非注書論

詩云以爾事來以我賄遷此非瓶兒等輩乎又云子不  
我思豈無他人此非金晦等輩乎狂且狡童此非西門  
敬濟等輩乎乃

先師手訂文公細註豈不曰此淫風也哉所以云詩三百  
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註云詩有善有惡善者起發人  
之善心惡者懲創人之逆志聖賢著書立言之意固昭  
然于千古也今夫金瓶一書作者亦是蒸雲雨擇  
兮子衿者詩細爲摹倣耳夫微言之而文人知微諱言  
之而流俗皆知不意世之看者不以爲懲勸之韋絃反  
以爲行樂之符節所以目爲淫書不知注者自見其爲

淫耳但目今舊板現在金陵印刷原本四處流行貞賣  
予小子憫作者之苦心新同志之耳日批此一書其寓  
意說內將其一部奸夫淫婦悉批作草木勾影一部淫  
情艷語悉批作起伏奇文至于以第字起孝字結一片  
天命民彝殷然慨惻又以玉樓杏菴贚出作者學問經  
綸使人一覽無復有前此之金瓶矣但恐不學風影等  
輩借端恐謊意在騙詐夫現今通行發賣原未

禁示小子窮愁著書亦書王嘗事又非借此沽名本因  
家無寸土欲覓蠅頭以養生耳即云奉行  
禁止小子非妄翻原板固云我自作我的金瓶梅我的金

瓶梅上洗淫亂而存孝弟愛帳簿以作文章直使金瓶

曾水消瓦解則筭小平勞金無悔原板亦何不可去  
邪說當辟而辟邪說者必就邪說而辟之其說方息今  
我辟邪說而入非之是非之者必邪說也若不預先辨

明辨

嘗世達子爲其所惑况小平年始二十有六素與人全無  
恩怨本非借不律以泄憤惱又其囊有餘錢借梨棗以  
博虛名不過爲糊口計猶不學之爲之則愈益害鋤之何益  
是用抒誠以告

仁人君子其其量之

第一書

朱子書

金瓶梅寓意說

稗官者寓言也。其假捏一人幻造一事。雖爲風影之談。亦必依山點石。借海揚波。故金瓶一部有名人物。不下百數。爲之尋端竟委。大半皆屬寓言。庶因物有名。托名摭事。以成此一百回曲曲折折之書。如西門慶。潘金蓮。王婆。武大。武二。水滸傳中。原有之人。金瓶因之者。無論然則。何以有瓶梅哉。瓶因慶生也。蓋云貪慾嗜惡。百骸枯盡。瓶之罄矣。特特譏出瓶兒。直令千古風流人。同聲一哭。因瓶生情。則花瓶而于虛姓花。銀瓶而銀姐。名銀瓶與屏通。窺春必于隙底。屏號芙蓉。玩賞芙蓉亭。蓋爲瓶兒。挿筍而私窺。二詞卷首。

詞內必云綉面芙蓉一笑開。後玩燈一回，燈駁內荷  
花燈。芙蓉燈蓋金瓶合傳。是因瓶假屏。又因屏假美  
蓉。浸淫以入于幻也。屏風二字相連。則馮媽媽必臨  
瓶兒而當大理屏風。又點睛妙筆矣。芙蓉裁以正月。  
台艷于中秋。搖落于九月。故瓶兒必生于正月十五。  
嫁以八月廿五。後病必于重陽死以十月。總是芙蓉  
譜內時候。賣頭物去親事。杳然瓶兒悔矣。故蔣文蕙  
將聞悔而來也者然。瓶兒終非所據。必致逐散。故又  
號竹山絕。瓶兒心事中生出此一人如意爲瓶兒  
後身。故爲熊氏姓張。熊之所貴者膽。也是如意乃瓶

瓶耳。故瓶兒好倒插花。如意莖露獨嘗。皆瓶與

瓶瞻之本色。情景官哥幻其名意亦皆官窑哥窑故以雪娥死之。瓶遇猫擊焉能不碎。銀瓶墜井于古傷心。故解衣而瓶兒死。託夢必干何家。銀瓶失水矣。竹籃打水成何益哉。故用何家藍氏作意中人。以送西門之死。亦瓶之餘意也。至于梅又因瓶而生。何則。瓶裡梅花春光無幾。則瓶罄喻骨髓暗枯。瓶梅又喻哀朽。在卽梅雪不相下。故春梅寵而雪娥辱。春梅正位。而雪娥愈辱。月爲梅花主人。故永福相逢必云放主。而吳典恩之事必用春梅裏事。冬梅爲奇寒所迫至春吐氣。故不垂別淚。乃作者一腔炎涼痛恨發于筆端。至周舟同音春梅歸之。爲載花舟。秀臭同音春梅。

遺臭載花舟。且作糞舟而周義。乃野渡無人中流蕩漾。故求福寺裡普淨座前必用周義轉世爲高留住。見言須一篙留住方登彼岸。然則金蓮豈盡無寓意哉。蓮與芟類也。陳舊也。敗也。敬莖同音。敗莖芟荷言之罪。西門乃打鐵棍。鐵棍芟莖影也。舍帳而罪影所謂糊塗敗莖。不耐風霜故至嚴州而鐵指里一折。卽下幸徐劉相救。風少勁卽吹去矣。次後遇街鼠尋風是真朔風。風利如刀。刀利如風。殘枝敗葉安得不摧哉。其父陳洪已爲露冷蓮房墜粉紅。其舅張圃練帳法。又荷盡已無擎雨蓋。留此敗莖支持風雪。總寫蓮

之不堪處。益知夏龍溪爲金蓮勝時寫也。溫秀才積至水秀才。再至倪秀才。再至王潮兒。總言水枯蓮謝。惟餘數莖敗葉。潦倒污泥。所爲風流不堪回首。無非爲金蓮汚辱。下賤寫也。蓮名金蓮。瓶亦名金瓶。侍女偷金蓮瓶相妬。鬪葉輸金蓮花。飄萎芟莖用事矣。他如宋蕙蓮。王六兒。亦皆爲金蓮寫也。寫一金蓮。不足以盡金蓮之惡。且不足以盡西門月娘之惡。故先寫一宋蕙蓮。再寫一王六兒。總與潘金蓮一而二二而三者也。然而蕙蓮。荻簾也。望子落簾兒墜。含羞自縊。又爲父竿挑簾一回。重作緝染。至王六兒。又黃蘆兒。別音其娘家王母猪。黃蘆與黃竹相類。其弟王經。家

黃蘆莖之義。蘆莖葉皆後空。故王六兒好幹後廄花。  
亦隨手成趣。蘆亦有影。故看燈夜又用鐵棍一觀春  
風。是蘆荻皆蓮之副。故曰二人皆爲金蓮寫。此一部  
寫金寫瓶寫梅之大梗槩也。若夫月娘爲月。徧照諸  
花生于中秋。故有桂兒爲之女。埽雪而月娘喜踏雪。  
而月娘悲。月有陰晴明晦也。日月下吹簫。故用玉簫。  
月滿鬼肥。盈已必虧。故小玉成婚平安。卽偷鑲金鈎  
手。到南瓦子裡耍。蓋月照金鈎于南瓦上。其虧可見。  
後用雲裡守人夢。月被雲遮。小玉隨之。與鬼俱隱。情  
文明甚。李嬌兒乃桃李春風牆外枝也。其弟李銘言。  
里月外音可發一笑。至賣四嫂與林太太。乃葉落林。

空春光已去。覓四娘姓葉。作燈。未戰。西門慶將至其  
家。必云吩咐後生玉顛是背面落水頭黃一葉也。林  
太太用文嫂相通。文嫂住捕衙廳前。女名金大姐。乃  
蜂衙中一黃蜂。所云蜂媒是也。此時愛月初籠。兩番  
賞雪。雪月爭寒。空林葉落。所爲蓮花芙蓉。安能寧耐  
哉。故瓶死蓮辱。獨讓春梅爭香吐艷。而春鴻春燕又  
喻韶光迅速。迭鴻迎燕。無有停息。來爵改名。來友見  
花事。闌珊燕鶯。遺恨其妻惠元。三友會于園。看杜鵑。  
啼血矣。內有玉簫勾引春風。外有琅安傳消遙。息簫  
有合歡之調。蕙蓮惠元以之。簫有離別之音。故三章  
約乃陽閨聲。西門聽之。能不動深悲耶。惹艸粘花。必

用玳安。一日嬉遊蝴蝶巷。再日密訪蜂媒已明其爲蝶使矣。所謂玳瑁班花蝴蝶非歎書童則因簫而有名。蓋篇內寫月寫花寫雪皆定名一人。惟風則止有馮媽媽太守徐翁雖亦一人而非花嬌月媚正經腳色故用書童與玉簫合而蕭疎之風動矣。未必云私挂一帆可知其用意寫風然又通書爲梳故書童生于蘇州府長熟縣字義可思媚客之唱必云畫損了掠兒稍接手云責四害怕梳子在座篦子害怕妙絕艷異遺意爲男寵報仇金蓮必云打了象牙明點牙梳去必以瓶兒喪內瓶墜簪折牙梳丟落蕭疎風起。

詩憶圖冊。易闋三首。大家將談。夢也。金瓶之大槩寓

言如此。其他刺意不能殫述。推此觀之。筆筆皆參其寫玉樓一人。則又作者經濟學問。色色自喻。皆到試細細言之。玉樓簪上鑄。玉樓人醉杏花天。來自揚家。後嫁李家。遇薛嫂而受屈。遇陶媽媽而吐氣分明。爲杏無疑。杏者幸也。身毀名汚。幸此殘軀留于人世。而住居臭水巷。蓋言無妄之來。遭此荼毒。污辱難忍。故著書以泄憤。嫁于李衙內。而李貴隨之。李安往依之。以理爲貴。以理爲安。歸于真定棗。強真定言吾心淡。定棗強言。亟勉工夫所爲。勿助勿忘。此是作者學問。王杏菴送貧兒于晏公廟。任道士爲徒。晏安也。任與人通。又與仁通。言我若得志。必以仁道濟天下。曾

天下匹夫匹婦皆在晏安之內。以養箕生。皆入于人倫之中。以復其性。此作者之經濟也。不謂有金道士。淫之。又有陳三引之言。爲今人聲色貨利。浸淫已久。我方竭力養之。教之。而今道又使其舊性復散。不可救援。相率而至于末福寺內。共作孤魂而後已。是可悲哉。夫末福寺湧于腹下。此何物也。其內僧人。一日胡僧。再曰道堅。一肖其形。一美其號。末福寺真生我之門死我戶。故皆干死後同歸子。此見色之利害而火也。拜相國長老歸路。避風黃龍。明言相火動而脾。萬廻長老。其廻腸也哉。他如黃龍寺脾也。相國寺相。

皇廟心也。二重殿後一重側門。其心尚可問哉。故  
 吳道士主持結拜。心既無道。結拜何益。所以將玉皇  
 廟始而永福寺結者。以此更有因一事而生數人者。  
 則數名公同一義。如車批。淡管世事。寬游守手。郝  
 賢歸。四人共一寓意也。又如李智枝。黃四梅。李盡黃。  
 春光已暮。二人共一寓意也。又如帶水戰。一回前云。  
 轩搖。兩湖尚上小塘。汪北彥沿。三人共一寓意也。又  
 如安沈枕。宋送喬年。喻色慾傷生。二人共一寓意也。又  
 又有因一人而生數名者。應伯自爵。骨字光侯樂。謝  
 希携。大帶字子紫純。唇祝住實十念年。孫天化詒。字  
 伯不修蓋。當時節備。卜不志知道。吳無典恩雲裡。

守手字非飛去。

白賴光字光湯。

黃

督第

地傳傅

貧自

新心。

甘乾

出身韓道

鴻國鬼。

因西門慶不肖生出數

名也。又有卽物爲名者。如吳神仙乃鏡也。名無真。

鑑照人無失也。黃真人土也。瓶墜簪折黃土傷心末

用楚雲一人遙影。正是彩雲易散潘道士。拚也死孽

已成拚着一做也。又有隨手調笑。如西門慶父名達。

蓋明捏土音。言西門之達卽金蓮所呼達達之達設

問其母何氏。當必云娘氏矣。桂姐接丁二官打丁之

人也。李

禮外傳

取其傳話之意。

侯林兒

言樹倒猢

散此皆掉手成趣處。他如張好問。白汝晃謠之類。

不

見

卷一百一十五

六

十一

十一

十一

十一

十一

十一

沈愛姐繼其後抱阮以往湖州。何官人家依二搗。以終是作者窮途有淚無可洒處。乃于愛河中搗此一篇鬼話。明亦無可如何之中作書以自遣也。至甚以孝哥結入一日回用普淨幻化言惟孝可以消除萬惡。惟孝可以求錫爾類。今使我不能全孝。抑曾反思爾之于爾親。却是如何。于秋萬歲。此恨綿綿。慈愍蒼天。曷有其極。悲哉。悲哉。

韓天碧中道人

猶有這行酒

他還那裏去

大口吃

一聲報

這大

一舉

第一奇書金瓶梅 趕談

提傀儡兒上場還少一日氣兒哩

兩隻腳還趕不上一張嘴哩

婆兒燒香當不的老子念佛

老鼠尾靶生瘡兒有瞞也不多

着緊處鎚把兒也不動

馬蹄刀木杓裏切菜水也不漏

山核桃差着一隔兒

賣粉團的撞見敲板兒蠻子叫冤屈麻飯腔肚帳

離城四十里見蜜蜂兒猢猻出門交癩象絆了一交

原來覬遠不覬近

禿子包綱巾饒這一抿子也罷了

馬回子拜節來到就是

臘鴨子煮在鍋裏身子爛化了嘴兒還硬

打三箇恭唱兩箇喏誰見來

養蠅慕得水蠱兒病

屬扭瓜兒糖的你扭扭兒也是錢不扭也是錢

鄉裏媽媽拜十佛磕頭磕勾了

羊角葱靠南牆越發老辣

毡子心腸滾上滾下

蓋箇廟兒立起箇旗桿來就是讒神爺

老媽睡着吃臘肉是恁一絲一絲的

投充了新軍又掇起石頭來了

蹀小板凳兒糊陰道神還差着一帽頭子哩  
失逃了家鄉那裏尋獵兒去

夾道賣門神看出來的好画兒

不說這一聲不當啞狗賣

玉黃李子掐了一塊見去了

奸合的劉九兒

鬼酉上車兒推醜東瓜花兒醜的沒時了

曹州兵備管的事兒寬

屁股大吊了心

什麼三隻腿金剛兩箇鯨角的象

太山游到領的衣服

屬麵筋的倒且是有斬道

老兒不發恨婆兒沒布裙

坐家的女兒偷皮匠逢着的就上

賈瞎子傳操乾起了箇五更

隔牆掠肝腸死心塌地

兜肚斷了帶手沒的綁了

吹殺燈擠眼兒後來的事看不見

隔牆掠鬼臉兒可不把我謊殺

愛奴兒掇着獸頭往城外掠好箇丟醜的孩兒

唐詩子第在醋缸裏把你擰酸了

益塗子錢刷等

趙草楊枝做不得主

到猪頭爛錢到公事辦

貢瓜子兒開廟子打噴噴瑣碎一大堆

你大拳打了人這回拿手來擰挲

擰死折了靠背兒沒的椅子

三婆子賣了磨沒的堆了

三十九只吃酒

小施匠跟着行香的走鎖碎一浪湯

出籠的鳩鶉也是個快鬪的

豆芽菜有甚細兒

党太尉吃鹽食照樣兒

猪八戒坐在冷鋪中醜的沒對兒

雞兒不撒尿各自有去處

驴糞毬兒面前光不知裏面受悞惶

酒上迷迷後人眼

妻兒趙迎春各自尋頭奔

醜荳菜入不得蹊兒

曬月蠻葡萄動了心

拔了蘿蔔地皮寬

愛月連陰想他好情兒

第二奇書目

一回 熱結○弟字起

冷遇

卷一

二回 勾情

說技

三回 受賄

私桃

四回 幽歡

義憤

五回 捉奸

飲娼

六回 遇雨

七回 說媒

氣罵

八回 燒靈

古卦

九回 偷娶

捉打

十回 充配○金瓶梅三字至此全起

玩賞

十一回 激打

十二回 私僕

十三回 審約

十四回 種孽

私窺

十五回 梳籠

迎奸

十六回 賞燈

十七回 擇吉

十八回 劫奸

十九回 帮閒

許嫁

二十回 追歡

脫禰

廿一回 遷打

廿二回 遷打

廿三回 潛踪

廿四回 戲嬌

廿五回 忽言

廿六回 含羞

廿七回 私語

廿八回 醉鬧

廿九回 偷期

廿十回 撿花

廿一回 捕雪○金瓶梅三人至此暢聚

廿二回 正色

廿三回 輪鈔

廿四回 戲嬌

廿五回 教誨

廿六回 醉謗

廿九回

水鑑  
蘭陽

○全部結果

三十回

覃恩  
双喜

三十一回

構纂  
爲歡

三十二回

認女  
驚兒

三十三回

罰唱  
争尾

三十四回

乞恩  
說事

三十五回

報仇  
媚客

三十六回

寄書  
留飲

三十七回

希寵  
誤姻

三十八回

捧槌  
琵琶

三十九回

寄名  
拜壽

四十回

偷金  
市愛

四十一回

全憤  
誤憤

四十二回

烟火  
花燈

四十三回

爭寵  
賣富

四十四回

偷金  
消夜

四十五回

勸當  
解衣

四十六回

走雨  
十龜

○兩番結束

四十七回

害主  
在法

四十八回

私情  
捷徑

四十九回

屈体  
現身

五十回

偷廝  
嬉遊

五十一回

品玉  
輸金

五十二回

山洞  
花園

五十三回

驚歡  
求子

五十四回

戲鉢  
彤牋

五十五回

兩慶  
一諾

五十六回

助友  
假妻

五十七回

平金  
一笑

五十八回

打狗  
磨鏡

五十九回

露陽  
觀物

六十回

死墓  
生涯

六十一回

醉燒  
病晏

六十二回

法道  
大哭

卒三回	觀物	卒四回	一帆	六五回	全穴	空面	致轉
卒七回	賞雪	卒八回	戰腳	卒九回	初調	七十回	朝房
卒一回	入夢	卒二回	密訪	卒三回	驚走	十一回	朝房
卒五回	再夢	卒四回	掘打	卒五回	吹蕭	十二回	朝房
卒六回	嬌撒	卒七回	水訪	卒六回	試帶	十三回	朝房
卒七回	哭驟	卒七回	揚財	卒七回	義拜	十四回	朝房
卒八回	售色	卒八回	欺主	卒八回	再戰	十五回	朝房
卒九回	益財	卒九回	得奴	卒九回	獨嚐	十六回	朝房
卒十回	碧霞	卒十回	知情	卒十回	含恨	十七回	朝房
卒十五回	雪洞	卒十五回	惜淚	卒十五回	生兒	十八回	朝房
卒十八回	感舊	卒十九回	寡婦	卒十九回	喪命	十九回	朝房
卒二回	埋尸	卒二回	夫人	卒二回	愛玉	二十回	朝房
卒三回	被陷	卒三回	義恤	卒三回	愛玉	二十一回	朝房
卒四回	大關	卒四回	妾遙	卒四回	愛玉	二十二回	朝房
卒六回	遊舊	卒六回	酒樓	卒六回	愛玉	二十三回	朝房
卒七回	當面	卒七回	娟家	卒七回	愛玉	二十四回	朝房
卒七回	假續	○一部真假總結照轉冷熱二字		卒七回	愛玉	二十五回	朝房

卒八回

舊識

九十九回

醉罵

一百回

路遇○孝字綰

幻化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二十三

二十四

二十五

金瓶梅小引

凡看一書。必看其立架處。如金瓶梅內房屋花園。以及使用人等。皆其立架處也。何則。既要有寫他六房妻小。不得不派他六房居住。然全分開。既難使諸人連合。全合寵又難。使各人的事實入來。且何以見西門豪富。看他妙在將月樓寫在一處。嬌兒在隱現之間。後文說挪廂房與大姐住。前又說大妗子見西門慶。揭簾子進來。慌的往嬌兒那邊跑不迭。然則嬌兒雖居廂房。却又緊連上房東間。或有門可通者也。雪娥在後院近廚房。特特將金瓶梅三人放在前邊花園內。見得三人雖爲侍妾。却似外室。名分不正。贅居其

家反不若李嬌兒以娼家娶來猶爲名正言順則發夫奪妻之事。斷斷非千金買妾之日而金梅合又分出瓶兒爲一院。分者理勢必然必緊隣一牆者爲妬寵相爭也。步而大姐住前廂花園在儀門外又爲敬濟偷情地步見得西門慶一味自滿託大意謂惟我可以調弄人家婦女誰敢狎我家春色全不想這樣妖淫之物乃令其居于二門之外牆頭紅杏閉且閉不住而况于不閉也哉金蓮固是冶容誨淫而西門慶實自慢藏誨盜然則固不必罪陳敬濟也故云寫其房屋是其間架處猶欲要獅子先立一場而唱戲先設一臺恐看官混混看過故爲之明白開出使看

官如身入其中然後好看書內有名人數進進出出  
穿穿走走做這些故事也他如西門慶的家人婦女  
皆書內聽用者亦錄出之令看者先已了了俟後遇  
某人做某事分外眼醒而西門慶淫過婦人名數開  
之足令看者傷心慘目爲之不忍也若夫金蓮不異  
夏姬故于其淫過者亦錄出之令人知懼



西門慶家人名數

來保 子僧保兒小舅子劉舍

來旺

玳安

來興

平安

來安

書童

畫童

琴童

父琴童

天福兒咬者

祺童

來友

王顯

春鴻

春燕

王經

係家丁

來昭

蟹鉗棍兒

後生

榮海

司茶

鄭紀

燒火

劉包

小郎

胡秀

外甥小郎

崔本

看墳

張安

卷四

六

物

平陽府志

卷四

六

物

西門慶家人媳婦

來旺媳婦 二其 一則衆蕙蘭

來昭媳婦 一丈青

來保媳婦 惠祥

來爵媳婦 惠元

來興媳婦 惠秀

丫鬟

玉簫

小玉

蘭香

小鸞

夏花

元宵兒

迎春

綉春

春梅

秋菊

中秋兒

翠兒

奶子如意兒

西門慶淫過婦女

李嬌兒

卓丟兒

孟玉樓

潘金蓮

李瓶兒

孫雪娥

春梅

迎春

鴉春

蘭香

宋蕙蓮

來爵媳婦惠元

五六兒

賁四嫂

如意兒

林太太

季桂姐

吳銀兒

鄭月兒

意中人

何千戶娘子藍氏

王三官娘子黃氏

錦雲

外寵

書童

王經

潘金蓮

王六兒



潘金蓮淫過人目

張大戶

西門慶

琴童

陳敬濟

王潮兒

意○中○人○

武○二○郎○

外○寵○

西○門○慶○

惡○姻○嫁○

武植

藏春芙蓉鏡

鄆哥口

和尚耳

春海狹波

猫兒眼中

鐵棍舌畔

秋菊夢內

附

潘金蓮品的簫

對

西門慶投的壺



